

走近记忆

王丽鹏



难忘寒潮来袭

天终于暖和起来了,可是,多么难忘前几天席卷全国的霸王级的寒潮来袭啊!

那几天朋友圈刷得最多的就是“冷”。我们这里最高温度不过2-3℃,最低温度-11℃、-12℃,有些地方温度更低,刷新历史记录!-10℃的低温对东北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然而对于其他地方来说,无疑到了一年中最冷的时候,即便北京,平均一年中只有不到十天会出现-10℃的情况。故不断有朋友惊呼:这还是正常的气温吗?!

应该说,这是记忆中最寒冷的一个冬天。

记得那个晨起,玻璃门窗皆被厚厚的冰棱花覆盖。阳台上昨日蒸熟切块晾晒的红薯片纠缠在一起,掰都掰不开。

八点出门,脸被风削得生疼,街道行人稀少。不知谁家水管爆了,长长的冰棱从五楼一直垂下。街面上附着厚厚的一层冰,面积很大,让人行走时不得不小心翼翼。

早餐摊点近一半都停了业,只零星的几家在坚守,然食客寥寥。平日早餐常来的水煎饼店,案上面盆里的粉灰几经冻实,老板娘报怨着说发好的面揪出来就变硬坨了,简直做不成。舀蒜水的勺子凝在碗中,酱油、醋根本无法从壶嘴中倒出。

北风寒,天却晴得出奇。家门口不远的广场上两个老太太不惧寒冷,在音乐的伴奏下悠闲地打着太极拳,衣袂飘飘与悠扬的笛声构成寒冷的早晨最美的风景。

谚语说:“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冻死狗”,时逢“四九”,正值一年中最冷的日子。那个清晨,天空有一层薄雾,在凄风刺骨的枝桠衬托下,好像一幅水墨画,淡雅素净。雾气中的阳光,从缝隙间穿过,给冬日注入了一丝温暖的气息。狗狗在阳光能晒到的处,浑身颤抖,蔫蔫地不发一点声音。

寒潮来袭的几天虽然很“冷”,但是空气澄明纯净,质量非常好。山脉巍峨矗立,大地呈现一派自由辽阔。行走中,时光于眸,岁月于心。唯冬时的模样,无论远与近,万物都透着本真,刻着年轮,流转在每一个故事里,雕刻着心头的烟火。天空蔚蓝如洗,即便夜间,月明星稀,似乎依然可以看到白云朵朵,漫游着飘来飘去。

有歌谣唱道:该冷不冷,五谷不等,该热不热,五谷不结。春有春的扮相,夏有夏的模样。季节变换,冷热本应有很明显的标志。清楚记得十年前因为暖冬的缘故,树上的虫卵没有冻死,而后在春天泛滥成灾的情形。一到春天,只几天功夫,果树的叶子便被害虫洗劫一空,进而扩展到庄稼地里。迫于形势,附近的学校曾组织全体学生到乡间捉虫,村里甚至以一毛钱一斤收购,然后挖三尺深的土坑,将几寸长的害虫掩埋。

从那时起,我便喜欢上萧杀的寒冬以及它骨子

里的一些凛冽。前几天恰逢小城停电三天,除了寒冷,更是没有了网络,人们一下子变得惶惶然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我和老公感冒多日不见好转,瑟瑟中咳嗽声此起彼伏。

对于冬天,从生理角度看,人们还是胆寒的。记得小时候的冬天比现在要寒冷许多,一场大雪可以封半个门。那时手常常会长冻疮,脚后跟也会裂开长长的口子,痛得人不住地吸冷气。

这次寒潮来得非常猛烈,不但范围广,而且程度大,让多地刷新了气象记录。而与它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的问题。下雪的地方,交通受阻,事故频发;未下雪的,气温骤降,空气干燥,疾病盛行。

我有时觉得豁然开朗,有时又是那样忧心忡忡。

年近了,春运来了,远方的游子背起沉重的行囊,不顾一切朝家的方向奔去。他们一个个冒着严寒,穿过山川、河流、村庄,心里只有一种执念,回家过年。故乡,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圣地,不分年龄,不分贵贱,不分种族,一年一次的回归与亲近,用行动诠释那份最真的眷恋。

冬将尽,我身处的这座小城,毫无雪意。它用诡秘的、不怀好意的温度,嘲笑我对雪的一往深情。既如此,我也只能安心地栖于城市一角,看着每天的日起日落,听着夜色叩门的声音。闲时,我会寄情于音乐和书籍;忙时,也会偷闲发愣,构思一些不入诗行的长短句子,并将它付诸于文字。待到飘雪之夜,你把寒冷关在门外时,还可以听见雪花落地的声音,那种空旷与辽远,极像指尖拂过琴弦的悦耳之声。

毕竟,有雪的冬天,会让人觉得快乐一些。踏着厚厚的雪,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好像一切烦恼都踩在了脚下。所谓“瑞雪兆丰年”,雪下得越大,第二年的收成就越好。

冷空气固然难熬,但为了这难得一见的雪,让难熬变成了一种期盼。雪迟迟不来,这种感觉,就像在大风里,等待着姗姗来迟的恋人,期待与失落交杂的情绪。

或许,这才是下雪天的魅力,在她要来临之前,给你各种奇怪的猜想。

今天中午,阳光格外温暖,街上的车辆与行人比寒潮来袭时多了好多。市井中走过的男女,身上散发着浓浓的生活气息,为生计努力地奔波着!

光阴渐深,岁月清寒,再有几天,就要“立春”了。我愿意在一个落雪之夜,安静地、围一炉红泥小火,泡一壶清茶,等一位故人。

舞文弄墨

董行

老唐退休

锅炉工老唐退休后,在自家院门前的葡萄架下摆了个牌摊,没料想此举如栽梧桐树,引来了好些退休的“金凤凰”,其中还包括不少老唐的顶头上司、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这个市里带“长”级的人物,牌局也由一桌迅速发展到二桌、三桌,有时老唐家大小板凳都用完了仍不够用,不得不向左邻右舍求援。

老唐脾气和嗓门都挺大,院内远近闻名。也是因为这一点,别的烧锅炉的工人至少在退休前都混到了一个副科位子,独有老唐连“工”字帽子也未能摘掉。但大大咧咧的老唐对此却不以为然,加上他生性豪爽,为人仗义疏财,在退休一族中极得人缘,颇有号召力;因而他的牌局一起,当即八方响应,每日门庭若市,好不热闹。

话说这老唐除烧得一手好锅炉外,还打得一手好牌,对跟他打对门者要求也极严格,谁要是出错了牌,轻则看他的脸色,重则劈头盖脸挨一顿训斥,那劲头,丝毫不比当年领导训手下逊色。一段时间下来,不少带“长”级的头头都受过他的大牌气大嗓门的委屈,刚开始,有人受不了,当即脸红得像猪肝,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便有胆小怕事者暗里为老唐捏一把汗,劝他悠着点;但老唐依旧我行我素,全不当回事儿。一段时间后,人们惊奇地发现,那些赌气的领导们纷纷像做错事的小孩子,灰溜溜地又归至老唐帐下。

有人问过老唐此间玄机,他嘿嘿一笑:“时代不同喽,过去,咱没文化,又不懂政治,只能归他们领导;现在,都退休了,他们当领导时没学好牌,只能归我领导。如若不服,又放不下领导架子,牌场的门敞开着;等他们想明白了,牌场的门仍然为他们敞开着,这叫一行服一行。何况,多数情况是他们打错了牌,不服也得服!”

从此,每当老唐吆五喝六的大嗓门在院里响起,男女老少都向他投去敬佩的目光。

域外风情

宋殿儒

路上过个风景年



“过年好学家”。这几乎是中国人异口同声的心。可是近年来总有些人把回“家”的心撒在路上,不慌不忙地回家,一路走来,一路欣赏,把“年”做成一架“桥”,使他们通过这座年的“桥”把闭塞里的梦想变成现实,享受人生另一种“年味”。

我的同学A在太原大学毕业到乌鲁木齐工作,春节人没回家,电话却早早地打家里说“小年”定到家。结果,一家人和一大堆同学们等到了年三十才见他人影子。

去哪了?
烧弯了……

原来A同学说,他这些年一直都忙于学习和工作,身在童年梦想中的地方,却没机会好好欣赏它们的美景,趁过年有假,就顺手牵羊地到处溜溜看了。

A同学为一路看美景,竟然放弃了已买好的火车票,骑上自己的摩托车千里走单骑来。因为新疆有大雪,他就没敢奢望去天山,而是围着乌鲁木齐周边的郊外转了一大圈,钻到郊外一个大枣园里,讨人家新疆枣衣一碗大枣汤喝,而后就一路向东,过冰雪天地她过来。结果,在西安他又走不了,他看了兵马俑,又看大雁塔,最终又在同伴的引导下,来到了自己梦寐中的华山。结果又因为雪,华山不开放,所以遗憾中,又回头一路向东朝壶口瀑布奔去了……

就这样,他把回家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费在了路上的风景中。当同学A务必兴奋地跟我们叙述这次回家的莫大“受益”的时候,我们几乎都感到很不理解。一个人回家的心,怎么能够消费在一路陌生的风景中呢?难道他回家的心里没有亲情?

可是后来,当我们逐渐在报端读到他一篇篇富有文化气息和感情色彩的文章时,就豁然明白了他一路风景中的年味儿了。

记得,他那篇描写黄河壶口瀑布的文章里有这样几句话:“……很小的时候,妈妈曾给我说,我是妈妈和爸爸从黄河里捞出来的,黄河才是我的妈妈……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黄河不不仅是我的妈妈,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妈妈……她是位苦难而又伟大的妈妈,虽然隆冬和百尺悬崖横在她的面前,然而她仍义无反顾地一泻千里地奔向大海……妈妈心中有个家国梦……”

同学B,工作在云南。而他去年过年却打电话提前让母亲和妻子儿子一家人先到昆明去。为了过好自己设计的那个年,他车贷也要变私驾,结果在昆明过了“小年”就开车往家赶,一路曲里拐弯的“不思

家”,带一家人去看洱海,石林、凤凰、大理……一直一路风景这般的到年三十晚八点才赶回家。

回到家,一家人吃完团圆饺子,就放鞭炮,看完春晚又去看他一路拍摄的“彩云之南”风光照。把个老母亲乐呵的一整夜都难以入眠。第二天老母亲见人都说,咱这地球可是真大啊,那外头的世事可真是好啊……要不是儿子,我这辈子咋能看见那么多好……人啊,想想这吃好穿好真不算好,这能看看外面大世界那敢情才真好……

在母亲的话里,儿子和邻里们都听出了一个味儿——那就是说儿子带她过这个路上年真的感情好!

其实,现在人就已经是天天能吃肉,穿新衣,像过年了。年既是一个节令的符号,又是中华民族的好“愿景”,既然回家路上有好“愿景”,我们何不顺手牵羊地享受一下路上的“年味”呢?

品味时尚

一心

网络拜年



“喂,喂,能听到吗?”“听到了,声音大不大?”“够了。看到我了吗?”“看到了看到了,很清楚!你能看到我吗?”“看到了。你可以把电话挂掉了。来,让你妈先跟你讲话,姨丈、外公,你们排队啊。”我得意地招呼大家。

电脑那一头,是我的表妹小文。表妹目前正在日本留学,春节无法回家。阿姨两口子思女心切,托我为他们购置了电脑开通了宽带,准备在网上和爱女一起过年。感谢网络,以视频聊天这种方式,为表妹和家人提供了一个进行交流、沟通和祝福的平台。

在生活节奏日益紧张的现代社会,方便快捷的网络视频拜年方式越来越受欢迎。想起前些年,拜年可没有如今这般洒脱爽快。大年初一早上,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顶着寒风四处去给亲友拜年,脚步匆匆,叩门声声,虽说拜年是好事,可于人手已不那么方便。虽然亲切,但一天下来也走不了多少家,还要应对繁琐的拜年程序和酒桌上你来我往的觥筹交错。要是回去老家,农村的拜年习俗更被演绎得无以复加,一大家子从半夜磕头请老祖宗开始,一直到把上村口下湾子的长辈亲戚都叩拜完了,这大年初一的太阳也就该偏西了。一来二去,把个古老的习俗拜得成了让人有苦难言的陋习,所以往年我对拜年的事儿一直挺打怵。

现在网络拜年方便多了,不费时不费力,坐在家中就可以轻轻松松拜大年。打开电脑,刚上线,QQ上立刻人头攒动,一一点开,一束束火红的玫瑰扑面而来。开邮箱,电子贺卡、e-mail就陆续过来了,表达祝福,互致问候。连博客的模板都被披红挂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烟花满天飞,送来了网站对用户的心意。传统的年味儿,在网络世界里不减热度,以前所未有的“铺张”,带上了“e”春节的味儿。

城外笔谈

杨谓

在音乐中感悟书法

那晚在更俗剧场听德国海顿交响乐团2016新年音乐会,中场休息时,有朋友问:“你对音乐有研究吗?”“没有。但喜欢。”我说。

朋友的询问让我想起音乐给我的书法带来的启示和灵感。

大约十五六年前,有人送给女儿一只古筝,无可无不可但感到有些好奇的女儿便在我的安排下拜宋晓庄为师。初见那天,宋老师正端坐在一架钢琴前,笑着说:“我先弹两首曲子给你们听听吧。”先是《献给爱丽丝》,接着是《梦中的婚礼》。宋老师的“小手”在键盘上快乐地舞蹈,指法按中有提,提中有按,连绵起伏,粘性、弹性十足。我当时想:宋老师刚从大学毕业,她的指法应该是正宗的,书法的笔法能不能借鉴她的指法呢?经过一段时间尝试,我发现自己用笔开始有跳跃的意味,笔下的线条也渐渐变得有弹性起来。

两年过去了,我与宋老师渐渐相熟,有一次向她借一套12张的贝多芬唱片,她开玩笑说:“要限时还的。宁可丢人,也不能丢唱片啊!”那段时间,每当开车出去,我都要听贝多芬,有时在家里也听。一次把车开到江堤上,在江水暴涨声中听贝多芬,那排山倒海的气势,那雄壮激昂的旋律令我激动不已,急忙开车回家,写下了巨幅大草《向往大海》。宋代雷大简闻江声而笔法进,想来也是如此。又有一晚,半夜醒来,贝多芬的旋律突然在耳边响起,不但挥之不去,反觉自己整个身心都被包围淹没,一时不能自己,特别特别非常非常想把这旋律引入到自己的草书长卷中。于是赶紧披衣起床,一口气完成了长达14米的草书长卷《书书狂草歌》。

有一年,当时在南京艺术学院宣传部供职的吴海峰兄搞到两张美国钢琴大师莱昂·弗莱什独奏音乐会的票,第一排,中间座位。海峰兄希望我带女友去,我没女友,就邀了时在南艺读研的朱友舟兄同去。友舟问我:“你会欣赏吗?”我说我不会,但想来跟欣赏书法差不多,比如说欣赏黄庭坚的草书长卷《廉颇蔺相如列传》,或者怀素的《白叙帖》。散场时,友舟兄对我说:“老兄说的方法可行,音乐果然跟草书相通。”

那晚听海顿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时,我着重注意了三点:一是著名指挥家穆勒·洛伦兹的指挥棒,在表现细节时棒尖所划出的弧线精妙绝伦,仿佛有鬼神相助。联想起最近几年开始关注的历代书法大师的笔法细节,即使书风粗犷放浪者,也是不弃精巧,这一现象,看似偶然,实为必然。不能精微,焉能广大?二是演奏时每有新的乐器加入或退出,如风行水面,如雾起

青山,如细雨润物,如花开花落,衔接天然,无迹可寻。三是交响乐制造出来的氛围,较之独唱、独奏等完全不同,厚实、饱满、丰富、奇异,余味无穷,即使是轻吟般的音色,也因有了烘托而变得既有蝉翼般的透明,又有阳光般的响亮,以后创作大件书法,亦当如此。

灯下漫笔

陈亚冲

60岁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是第几次把翻完的日历从墙上取下,无奈地换上一本新的,我并没有衰老得记不清数,只是不愿意承认我又一次经历了由万物复苏到北燕南归的轮回,因为这意味着远去的韶华离我更远。靠近我的是夕阳西下,老树昏鸦,即使我闭上眼睛停止思维,树上依然有雪在消融。这个时候,我必须在生命的年轮上再加上一圈。醒来吧,60岁再也不是一个回避问题的年龄了。

我有壮志凌云的过去,吟着“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川终属楚”,憧憬理想中的未来仿佛还是昨天的事,而“今天”却残酷地摆在我面前。“今天”正如它的本义一样平淡得可怕。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原谅贫穷,而无法忍受平庸,可如今,我是不能贫穷的,平庸却成为无可非议的事。我很奇怪,当我用“平庸”这个最准确的词形容自己时,竟然有一种理所当然的感觉,也许这就是所谓“无可奈何花落去”吧。我确实有过奋斗的雄心,然而我的信念与理想又怎么可能可能是坚毅到在风尘中打磨了几十年依然纯真美好呢?我仍认为自己是无坚不摧的,可若对手是时间,我便是输家,这根源不在时间,而在我的性格。我曾把誓言写在脸上,却不曾写在心中。我很宽容,不仅宽容别人,更宽容自己,所以我有对错误的愧疚感和对失败的失落感。记得很多年前,我读过一篇名叫《我这一辈子》的小说:“我”小时候偷父亲的钱买东西吃,妈妈为我辩解“他”只是小孩子;“我”年轻时不努力,有人很理解“我”“年轻孩子嘛;我中年时犯了错误,上司通情达理——“他”是缺乏经验;到了老年,所有错误都可以用“他是老人家”来化解。读这篇文章时,我与作者“同仇敌忾”地鄙视这种人,我想我人生之路应该与此恰恰相反。但是历史的最大特点,便是重复性,当我回首往事,不能从尘封的旧书中挑出一本可读的书时,我知道这篇讽刺小说到头来讽刺了我自己,我再也不愿想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因为它对我来说,不是滑稽,而是嘲弄,更是悲哀。

读过许多诗和文章,却总是慢慢才懂,像“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像《匆匆》。而今天的我,不愿看干枯的树枝发出新芽,也不愿看溪水欢快地拍打着河滩,向前奔涌。虽然我知道老的必须老去,新的仍在生长。虽然我也会“叹万物之得时”,但我没有“悲欢离合总关情”的超脱,没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情怀,更没有“惯看秋月春风”的豁达。其实我是知道的,我没有办法释怀。当又一个日子从我迟疑着伸出来挽留它的手中溜过时,我只听到了一个声音:“感吾生之行休!”

好像有人说过:“早晨从中午开始。”可是生命真的能从60岁开始吗?也许是百里奚是70岁才当官,也许姜子牙是暮年才成大业,也许冰心80岁的时候开始了生命的第二个春天。但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对我而言更是不可能的。我的生命正像春天里的雪一样,消融着,消融着。夕阳黄昏时,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怨早春时错过了播种的季节,黎明时没有托起初生的太阳,如今,我两手空空。当《夜曲》想起来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为何有人说这悠远的曲子“凄惨”。可是凄惨的,又何必这支曲子呢?

心灵鸡汤

徐长顺



人生就是错过

错过什么

也别错过友谊

读到这几句诗的时候,还真的想了很多,人生是什么?永远难有统一的答案,但“人生就是错过”听起来新鲜,也颇有道理。

每当我们与人与人相处时,总本能地保护着自己,却不曾想过,心灵不能敞开又怎能结交知己,别人又怎能相信你是理解他的朋友?人生有限,活动范围有限,相识是缘,相处彼此呵护、关怀,却是一个人的修养、学识了,品味高尚、热情参与上帝意志的让人身心健康、生活圆满、事业有成的伟大工程的人,潜意识里自然能承受朋友的误解,能笑迎朋友过激的言语。

在中国人心里,有朋友的日子真美,其实美是要人去创造的,外国人谈中国的亲情友谊,常会把它们当作中国的文化来看待和想象的,自古以来动人的故事是一笔被不断传说的财富,注定了人类生存目标中的一道风景,人有时也就是为了友情而活着。

现代的社会文明高度发展,金钱欲望日益刺激着人们,无法被取代的友情依然有它的生命力,只是它成活的范围小了,成活的时间短了,最广义的友情,改变着朋友的金含量。

未来不管会变得让人活着疲倦,或让人制造幸福,有朋友的日子总是亮丽温馨,让人内心充实,让人出门放心,让人总在坦诚的氛围中感谢上帝造人时独自儿行走,是到不了理想的境地,必须朋友相携走过泥泞、走过坎坷,必须在人生的路上为他人作出一点牺牲。

观球如看戏,读人生似完成思想的方程式,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的过错,我们富有的感觉,是因为我们十分珍惜鲜嫩如初、美丽如初的友情。